

大地新视点

水落“故园”出!

方家潭:被淹没的古镇乡愁盼“上岸”

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

刚刚过去的“五一”假期,黄陂北部院基寺水库水位回落,河滩上,半扇磨石露出,磨槽里积着细沙和淤泥。74岁的杜忠良踩过湿润的滩涂,蹲下身,用手指探进那道被岁月磨圆的凹槽,像在辨认一位老邻居的脸。“这是我们湾子口的腰磨石。”他直起腰,面朝湖面,久久不语。杜忠良所说的“湾子”,是淹没在水库下那座名为方家潭的古镇。

20世纪50年代末,院基寺水库建设,建成蓄水后,古镇便整体沉入水底。半个多世纪过去,时至今日,每逢枯水期,仍会有不少散居各地的原古镇乡民来到这片水岸,看看故园。今年“五一”,杜忠良专门带着后辈驱车而来,把古镇中街巷、祠堂、老树的位置,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重新标定一遍,让后辈们记住。

一沉一浮间,古镇遗迹显现

方家潭不是一座普通的村落。五代十国时期得名,南宋正式立镇,元末及明崇祯年间数度毁于战火,清顺治后大规模重建,嘉庆年间达到鼎盛。

黄陂区文史专家、区文联副主席杜有源用数十年时间为这座水下古镇建档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,他曾两次亲见水库退水见底露出的古镇全貌。据他考证,作为木兰山西路香道上的商贸枢纽,这座古镇有着规整的“井”字形格局——东西两条直街,南北三条横街,临街商铺鳞次栉比。河上的古石桥,桥面被铁轮长年碾压磨出的凹槽,“不是十年二十年能磨出来的,那是古镇繁华最硬的证据”。最气派的丰庆楼,三进三重,雕龙画凤;纪念仓颉造字的借字塔,在1978年退水时尚余小半截。

为了支持国家水利建设,院基寺水库建成蓄水,方家潭及周边30余个村湾被淹没,2000余户乡民主动迁往周边安置。这座水库的建成,让十余万亩农田告别干旱,解决了周边村镇乃至黄陂区城郊的饮用水问题,亦促进了渔业生产的发展。当年的“舍小家”,换来的是“为大家”的长远福祉。

然而,故园从未真正远去。水库的丰水期与枯水期,像一呼一吸的节奏,每年秋冬,水位回落,靠近岸边的古镇部分遗迹从水底浮现。紧邻水库的绿林村,半数村民为古镇移民及后人。村党支部书记熊耀斌说,“每至冬春水退时,老人会带晚辈下浅滩走走,面对湖水,指认哪里是老街、哪里是祠堂”。

乡愁绵长,三代人的记忆编码

杜忠良离开方家潭那年只有8岁。父亲在外教书,搬家的事落在母亲肩上。那一年,他看着母亲一人拖出家里那张沉重的八仙桌,一步一步走向长轩岭。桌子太重,母亲走走停停,他跟在后面。那时的他不知道,这一离开竟回不去了。

杜忠良子承父业,在长轩岭教了一辈子书。水库蓄水后,他再没见过老屋的门槛,却把故园的细节刻进了心里:长长的青石板街巷,还有青龙嘴上那棵三人才能合抱的枫香树。“大女儿50岁了,她出生时村子已被淹没15年,但她从小就知,家乡就在水下面。”

这种代际传递的用心,让乡愁变得具体而绵长。今年水位回落期间,29岁的移民后人小陈专程从襄阳赶到岸边,“爷爷来不了,我替他站在这儿,看看他念了一辈子的地方”。

杜忠良20岁的外孙女冯佳音专程从外赶回,举着手机不停拍摄。“我外公那辈是口述,我妈那辈是文字,到我这儿,是影像。万一哪天水退了,我得知道家从哪儿开始找。”

岸边一处临水坡地,一方石碑静立,碑上刻“永远的怀念,陈家畈老屋遗址”,落款“陈氏后人同立”。碑底“原址山下”五字,指向山下的水面。

从守望到活化,农旅设想的轻量化转身

水位回落带来的不仅是乡愁的短暂释放,也催生了一个更为现实的课题:如何让这座水下古镇的历史价值,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被更多人看见?

曾在原长轩岭镇任职的丁陵生长期关注方家潭。2015年,时任区旅游局局长的他引进商家,计划依托周边矿坑和建设用地,打造复刻版古镇,但项目因种种原因搁置。如今,丁陵生对古镇活化利用有了更轻巧,也更切实的新设想。

“2023年文物部门水下探测确认建筑主体塌陷,从传统文物遗存角度看价值有限,但历史肌理和文化记忆是活的。”他提出的新方案颇具创意:用3D打印技术制作一个约300平方米的古镇微缩模型,放置在浅滩区。丰水期,模型被淹没,可利用其底部地灯打亮轮廓,游客可乘船在水面观看,夜晚则通过光影瀑布,演绎古镇故事;枯水期,水位退去,人们可以走上浅滩,近距离端详模型的每一处飞檐、每一条石板路。“花钱不多,但创意能落地。这比异地复建古镇更现实。”他认为,方家潭的真正价值,是跨越时代的精神价值,“我们要做的,是把乡愁转化为可体验的文化记忆,让古镇被更多人知晓,也带动周边村民致富”。

年逾七旬的杜有源正计划撰写方家潭文史专著,“这几年腰腿病常发作,我想趁还能动笔,早日完成这项工作”。他认为,方家潭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水下遗存的完整性,而在于它承载了宋至近代武汉乡村的聚落形态、商贸脉络与生活习俗。杜忠良珍藏着一张方家潭小学毕业证,泛黄的纸上,“方家潭”三个字清晰可见。那张纸,是他为故园保留的一件“信物”。

对于丁陵生的“模型”设想,杜忠良充满期待:“能做出那棵三人才能合抱的枫香树吗?”丁陵生笑着答:“能。但您得先告诉我,那棵树具体在哪儿。”两人相视而笑。一人拥有记忆,一人试图重建记忆,他们之间的对话,正是方家潭故事在今天的延续。

日光渐烈,杜忠良再次走向磨盘。他仔细擦拭凹槽里的淤泥,像在给老屋的门框除尘。冯佳音在旁录下这一幕。她的手机里,已断断续续存下了近些年的湖岸记忆。

“也许有一天,水库水位会回落至历史低点,让人们再看一眼故园。”杜忠良说,“但真到了那一天,我可能也走不动了。”他的语气平静,没有遗憾,只有淡淡的念想。他说:“只要还有人记得,故园就未真正沉没。”



岸边浅滩处,一个直径约1.6米的石碾盘完全显露出来。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摄



杜忠良凝望水下故园。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摄

记者手记

乡愁的另一种打开方式

站在院基寺水库岸边,我在想:方家潭的价值究竟在于水下那几块磨石、碾盘,还是在于岸上杜忠良们的记忆?

这次采访,我看到了乡愁最具体、最残酷也最温柔的模样。八仙桌拖向高处的背影,手机镜头里茫茫的水面,石碑前无声的凝望。如果乡愁只是每年一次的退水拜谒,那么随着亲历者的老去,这份记忆终将像杜忠良担心的那样,“走不动了”。

方家潭的启示在于:留住乡愁,不一定要把消失的东西一模一样“盖”回来,而是要把曾经存在过的精神刻度,用一种当代人愿意驻足的方式,刻在大地上。

丁陵生那个看似“轻量化”的3D打印模型设想,让我们思考:乡愁如何转化为一种可延续的生产力与吸引力,而非一种随时间贬值的情感负担。

方家潭的特殊性在于,它的遗存在水下,绝大多数时候是“看不见的”。传统文物保护的“原址原貌”逻辑,在这里不得不面对物理阻隔带来的范式挑战。与其执着于水下考古或“异地复刻”的高昂成本及同质化风险,不如承认这种“看不见”本身就是一种

独特的审美资源和文化张力。从农旅转化的角度看,方家潭提供了两个维度的启示:

其一,记忆的公共化。杜忠良记忆里的枫香树,杜忠良珍藏的毕业证,如果不加以数字化、场景化,就永远是私人记忆。将它们转化为模型上的坐标、光影秀里的符号,是为了让没在古镇生活过的第四代、第五代,也能在岸边“触摸”到祖辈的足迹。

其二,退水的仪式感。每年冬春的水位回落,可以成为一个特定的乡村文化节点——“水落归家”季。此时,水位退去,3D模型显露,人们可以走上滩涂,对比模型与远方的水面,听一场关于木兰香道与商贸古镇的解说。这种轻介入、重叙事的模式,既保护了水下遗存的安宁,又让“故园不沉”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活水。

期待多年后,当冯佳音们的镜头再次对准这片湖面时,映出的不仅是落日余晖,还有一束束被农旅创意点亮、通往历史深处的光。

(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)

涉农专业补贴提至2300元

武汉农校2026招生启动

长江日报(记者宋涛 通讯员梅光全)“我们今年的招生将继续贴近市场和产业需求。”5月6日,武汉市农业学校(简称武汉农校)主要负责人介绍,该校今年的招生工作已全面启动,相比去年,该校今年总体招生专业和人数保持稳定,仅对不同专业的具体招生人数进行了微调。同时,“今年涉农专业学生的生活补贴进一步提高”,他表示,这充分表明了武汉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的决心。

与改革开放同龄的武汉农校是湖北省目前唯一的农业中专,面向武汉市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,专注于培养懂技术、会经营、能致富的农业技能型人才。近年来,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,农业产业发展迅速,相关领域工作岗位需求不断增加,涉农专业前景十分广阔,武汉市农业学校也持续受到关注。

针对农业农村领域就业的实际需求,该校开设了畜禽生产技术、宠物养护与经营、园林园艺、电子商务等专业,构建“岗课赛证”融合课程体系,让教学真正贴近实际需求。

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成长空间,武汉农校和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、长江职业学院等大专院校联合实施“3+2”培养模式,组织学生参加技能高考,让学生能够有机会学习到更多、更专精的知识,培养出能力更强、视野更广、思路更开阔的农业综合技能人才。

该校负责人表示,今天的农业已经不是过去传统的农业,不仅成为与各类前沿技术交叉融合的学科,而且延伸出众多产业与全新业态。此外,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持续推进,武汉市推行全程机械化、智慧化和种植养殖生产,让农业变得更智能、轻松、高效,也吸引更多年轻人愿意投身这份事业。

该负责人介绍,根据国家及省市相关政策,武汉农校学生不仅学费全免,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贫困生每年还能获得2300元生活补贴,比去年增加了300元。据了解,近年来该校超60%的毕业生扎根基层农业一线,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主力军,涌现了一大批致富带头人和创业能人。

和美乡村践行时

微改造 花小钱 求实效 蔡甸梅丰村演绎百日“变形记”

“你看我家门前,宽敞又明亮,以前坑洼的泥巴路变成了柏油路,一眼望去是田野和绿树,连空气都清新多了。”暮春时节,蔡甸区张湾街道梅丰村村民吴旭站在家门口的观景台上,微风迎面拂来,他不禁感叹:“哪能想到,脏乱的鸡舍拆掉后建成的观景台,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。”

4个月前,梅丰村还是另一番景象——门前鸡舍牛栏破旧,房屋墙面斑驳,进村土路交通不便。吴旭不知道的是,那个时候,村湾的变革已悄然启动:去年5月,梅丰村入选湖北省农村综合改革重点建设村,一场“微改造、花小钱、求实效”的蝶变就此拉开帷幕。

如今的梅丰村,沥青路蜿蜒入户,庭院门前花草点缀,两侧的墙绘格外醒目,一边是蔡甸“高山流水”的知音故事,一边是青山绿水的云雾美景。

村“两委”干部肖诗英介绍,项目准备启动时,她心里直打鼓,“怕村民不理解,怕改造不顺畅”。结果却让她惊喜万分,“我们每家每户去摸底,已经做好了磨破嘴皮子的准备,没想到乡亲们都很支持。改造项目去年12月正式动工,不到4个月就完工了”。

“拆!我第一个同意!”听闻村湾要进行综合改革,74岁的老党员吴克美第一个站出来。吴克美住在梅丰村龚吴湾进湾处,家门口有个废弃的老鸡舍,听说村湾要改造,他主动拿起锤子拆了自家鸡舍。

为了让村湾改造顺利进行,不善言辞的吴克美果断加入“上门队”,和村“两委”干部一起挨家挨户做工作。在这种氛围下,不仅全部村民都同意拆除牛栏鸡舍,还自发捐出100多吨水泥、沙石,有经验的工匠也主动加入了施工队。

如今,100余栋农房换了“新衣”,破损道路被修复,沥青路通到家门口,绿化带像给村庄系上了绿领巾……“环境好了,住着舒服,娃娃们也愿意回来多待几天。”吴克美笑着说。

刚刚过去的“五一”假期,常年在外工作的刘康带着家人回到梅丰村,计划将闲置的民房改造成民宿整栋出租。“之前就有好几个朋友想租我家房子,他们很喜欢乡村生活,觉得周末来乡村钓鱼、种种菜很惬意。”刘康表示,“村子环境变好了,来找我的人更多了,现在正在接洽中。”

和刘康一样有发展民宿想法的村民还有十多位,在村“两委”建议下,他们还推出“租房送菜园”的福利。“外出务工后,房子闲置了,菜园也没人打理,送给租住的市民种菜,不仅物尽其用,还能为村湾环境增添一抹色彩。”刘康笑着说。

村湾改造完成后,梅丰村正计划将人居环境整治工程转化为驱动农旅融合的“催化剂”。目前,村内150余亩太空莲已长出嫩叶,预计6月中旬就能花满荷塘。肖诗英介绍,以前种植户仅靠太空莲售卖增收,接下来,梅丰村计划推出采摘、钓虾、农家乐等主题活动,增加乡村旅游人气。

“以前村里人往外跑,现在都想回来。”肖诗英笑着说,“我们村交通便利,距离地铁口仅2公里,村子变美只是第一步,我们要让‘生态颜值’变成‘产业产值’,不仅好看,还能‘生钱’。” (蔡梦娅 江剑)



改造后的梅丰村龚吴湾。